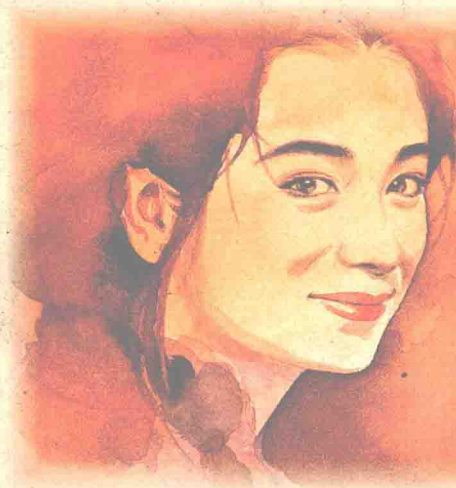


天生是個女人



陸星兒——著

深入女人的私房情，
刻繪情愛與生活間無法協奏的苦難。

晨星出版

陸星兒 著

晨星文庫 — 54

天生是個女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生是個女人／陸星兒著．——初版．——臺中市
：晨星發行；臺北市；知己總經銷，民82
面； 公分．——（晨星文庫；54）
ISBN 957-583-352-X（平裝）

857.63

82006752

晨星
文庫
54

女人 天生是個

著者
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

陸 星 兒
孫 明 華
鄭 安 平

發行人
發行所

陳 銘 民
晨星出版社
台中市工業區30路 1 號
TEL(04)3595820 FAX(04)3595493
郵政劃撥：02319825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排版
印刷
初版

甘 龍 強 律師
昌新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優美印刷廠
中華民國82年 9 月30日

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9號7F之9
TEL(02)3672044 FAX(02)3635741
〈台中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30路 1 號
TEL(04)3595819 FAX(04)3595493

定價**15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83-352-X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Inc.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女人不天生／台灣版小說集《天生是個女人》自序——3

女律師的故事——7

有人來等車了，雨，還在下——83

風暴，又是風暴——111

三十五歲的女人——163

一個和一個——195

陸星兒 著

晨星文庫 —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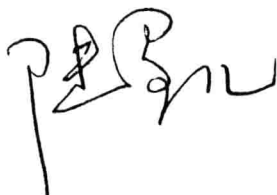
天生是個女人

女人不天生

——台灣版小說集《天生是個女人》自序

有許多年，我的小說都在寫著女人的故事，寫她們的悲歡離合，寫她們的恩恩怨怨，還為這些故事取個總題目「天生是個女人」。

我喜歡這個題目，言簡，但切中要害。仔細想來，在女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難，很多的問題，彷彿與生俱來，可以歸結為天生的，註定的，命運的，擺脫不了的或者說，根本沒想到要去擺脫。我曾經把自己寫過的這些女人的故事以及她們



的內心再深入地濾一遍，突然發現，我寫的這些女人，她們面臨的困境困惑，儘管表現在不同方面表現為不同內容，但在最根本的地方隱藏著最根本的一點是共同的：她們太把自己看作女人，不知不覺地便嵌入這個既定的角色之中。而關於一個女人的所作所為所想所求所幸所不幸的準則，早由社會、歷史、文化規定規範好了。女人們在這樣的規定與規範中演人生這齣戲，無論怎麼折騰怎樣努力，都演不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感覺。即使是一些在工作上擁有才能幹出成就的女人，一旦回到女人這個角色中，她們也不能例外地同普通的女人一樣難以在精神和心理上保持住一個完全的自己。就為描述「難以」這兩個字，我激情地一口氣地寫了近百萬字的關於女人的小說和女人的文章。那真是一股很飽滿很衝動的情緒。找不到掙脫「難以」的一條出路！我寫她們如何守著不饒人的年齡和不肯降低的理想在現實中苦苦尋覓；寫她們如何為愛情勇敢又屈辱地做著「第三者」；寫她們如何過著不同的獨身生活以為自由却陷在更深的禁錮之中；寫她們的如何咬緊牙關地維護體面而得忍氣吞聲地給不忠的丈夫做妻子；寫她們如何全身心為丈夫為孩子却獨獨

不爲自己的偉大與可悲；寫她們如何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得不到滿足便把愛過分地轉移給孩子們以至使自己生活變態；寫她們如何爲自己生不出孩子受外界壓力內心又愧疚又不安精神幾乎崩潰；寫她們如何怨怨地坐在婦科手術室門外的長凳上等著做人流手術；寫她們如何因爲太繁忙太勞累便不知不覺異化了人的基本願望；寫她們又如何以姿色從男人那裏取得種種實惠而真正的空虛、精神等等。在寫著她們時，我理解她們的心理和出發點，因此，內心才有了更深的嘆息。一古腦兒的寫，沒有解釋沒有答案。可我多想有個最終的答案向自己說明一下。也許，生活就是生活，沒有什麼答案。

但有一天，我在一本並不著名的書上讀到這樣一句話：女人不是天生的！我頓時恍然大悟，彷彿在一個很長很長的連續了幾十年的夢中猛地醒來。是啊，爲什麼不這樣反證下：女人不是天生的！不妨按這個思路追溯一下想像一下。於是我好像懵懵懂懂地看到一個答案。

不過，我的這些小說，還是取名爲《天生是個女人》。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

女律師的故事

1. 她的生活

我不怕說，我是個獨身女人。一九七〇年離婚，十六年了。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兒子。法律上他們不屬於我，但他們是我的，我生的。

她在法院工作過二十年，當書記員，一九八〇年開始當律師。那時，律師制度

剛剛恢復，這項事業還很年輕，她却已年過四十。對一個上了四十的中年女人來說，人生最美妙的一幕演過了，該結果的在結果，該結束的也快結束，所有的非分之意和躍躍欲試的衝動，都知趣地隱退，生活趨於安穩實在。身子圓了，步伐慢了，聲調沉了，頻率低了，節奏緩了，因為青春沒有了。

我固執，不肯承認常規。我總覺得，過了四十，自己才愈發年輕。「四人幫」粉碎了，父親的歷史反革命帽子摘掉了，組織上信任了，又派去北京中央政治幹校學習，我很興奮。總算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想，這才是生活的開端。

伍玉輝——她名字裡包含了父母明確的心願——父母是曾經「高貴」、「輝煌」過的。父親當年是×××部下的團長，在家鄉有過不小的名望。母親出身大家閨秀，在偏遠的市鎮上，稱得上是個富貴的官太太。但事與願違，「伍小姐」運氣似乎不佳，好像天生與金輝玉貴等無緣。她坎坎坷大半生，盡遇到難解的麻煩。所以，她給自己取個小名——伍子。所謂「子」，有最博大的意思，人的通稱；又有幼小的、嫩的、或最小的顆粒之意。總之，是小的，不起眼的，沒什麼了不起的。這是自嘲嗎？回

想起來，她從小嚮往著做了不起的事情，過了不起的生活。一九四九年，她才十一歲，看到街上到處張貼著解放軍徵兵啓示，她偷偷跑去報名，偷偷跟著部隊走了。「伍小姐」的失蹤，使家裡家外驚慌好一陣，母親急病了。她却在一年之後才給家裡寫信，不久，就去了朝鮮，一九五六年才回國。

那段生活太好了。我記得，那時的我留兩根長長的大辮，穿兩排扣的黃軍裝，腰裡神氣地束根寬皮帶，就像電影《英雄兒女》裡的王芳。見著首長，他們都叫我「小傢伙」。確實小，剛到朝鮮，只有十三歲，夜裡尿憋醒了都不敢起床，只好悄悄尿在皮靴裡，早上偷偷倒了，擦擦乾又穿在腳上。整整五年，我們跟著部隊在戰壕裡、在前沿陣地、在行軍路上、在臨時宿營的山間林中唱呀跳啊，伴著槍聲、炮聲和硝煙。生活充滿激情。

但生活不都是激情的，也有懊喪的時候。

抗美援朝結束，大部隊陸續凱旋而歸，文工團又繼續留守一段時間。那年，她十七歲，「小傢伙」長大了，出脫得十分俏麗，腰身苗條挺秀，兩只大眼睛又黑又亮，

神采十足。她生性快活好動，舞姿輕盈得像飛，歌聲婉轉動聽，在文工團裡是個挺討人喜歡的小姑娘，那些隨軍記者的相機常常對準她，攝留下不少歡快的笑容。但有一天，政委找她談話。她哭了，哭得很委屈。小伍多大了？十七。該成家了吧？政委，別開玩笑。不是玩笑，這是任務。政委和藹又嚴肅。她怔住了。任務！在前線，在後方，幾乎天天都在執行任務，這是軍人的天職。戰爭結束了，她沒有想到，還得接受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你認識五團的平副團長嗎？她認識。一個小個子，像四川人。他見過你，印象很好。明天，你去五團玩玩，有吉普車送你，平副團長就在團部。政委安排得周到。爲什麼要去？去和那個小個子團長成家？她不想去。我不去。她當然明白「成家」是怎麼回事，文工團裡有些比她年齡大的女團員成家了，每到星期六准許回家。星期一回團，她們有的眼睛哭腫了，有的大腿上紅一塊、青一塊的。她不好意思問，只覺得她們過了一個並不愉快的星期天。她慶幸自己比她們都小，沒有「成家」的任務。現在，終於輪到她了……政委耐心說服，這是黨和部隊領導對一些老同志的關懷，他們爲革命打仗，不怕流血犧牲，從不考

慮自己，所以，組織上就要多為他們考慮。他們都是些好同志，好幹部，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也有利於你更好地改造思想，更好地成長進步。這也是黨對你的一種信任。你背叛了家，參加革命隊伍，表現一直很好嘛！她沒有理由違抗，也不能違抗。她懂得這些道理千真萬確，只是感情上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成家」這個任務。回到營房，她奔進宿舍，倒在被子上嗚嗚地哭起來。自從離開家，自從父親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她努力克服任性，克服嬌生慣養的小姐脾氣，希望得到黨和部隊領導的信任。政委說得多明確，這就是信任。她能拒絕組織的信任嗎？她惱然了，不知所措。

我還是去了五團，由一位幹事陪著，因為這是「任務」。但我不記得那天的情景了，不願意記。他說了些什麼？我又說了些什麼？整個感覺是麻木的，過去，我不論執行什麼任務都快快活活。

一九五六年回國，由於他的部隊去吉林，她也被分到了吉林。不久，部隊裡有一批幹部集體結婚，名單上有他和她。婚禮是隆重的，部隊的大禮堂張燈結彩，喜

氣洋洋。她卻任性地跑了。她無法勸阻自己，也不能說服自己。說真的，她寧願去執行爆破任務，像黃繼光、邱少雲那樣，讓自己和敵人的堡壘同歸於盡，絕不怯步。而她面臨的任務實在太難了，要去和一個陌生人共同生活。雖然他是團長、戰鬥英雄，但這些不能代替感情和感覺（還不敢提愛情）。她的「小姐脾氣」又忍無可忍地發作了。婚禮上，一位新娘的突然失蹤，比起當年伍小姐的失蹤，儘管沒有那種父母之心的焦灼，卻多了鬧劇式的嘩然。他，不愧是個鎮定若素的軍人，不怒不躁，毫不動聲色，耐心等待。一個星期之後，她只好回「家」了。他沒有一點指責甚至沒有一句埋怨的話。如果，他暴跳如雷；如果，他拳打腳踢，她大概會慢慢喜歡上他。他卻偏偏寬大為懷。不，不是寬大。她恨他無動於衷，恨他比木頭還遲鈍的反應。在一張桌上吃飯，在一間屋裡睡覺，他竟然能忍受他們之間的一連幾個星期的沉默，韌韌的心。像根有著極大受力的牛筋。她可受不了，深更半夜，會像瘋了似地嚎叫，又不能驚動左鄰右舍，只得搗著嘴嚎，直到精疲力竭喪失掉知覺，才昏昏沉沉躺到天亮……十九歲，懷第一個孩子，她心裡沒有一點喜悅。為什麼要有孩子？